

拾貳

精校
網鑑易知錄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十

通鑑綱目定本

唐紀

玄宗明皇帝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乙未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書從之何識不悟也祿山之心至是益可見矣而猶不悟故書識之祿山使副將何千年

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

曰卿等疑祿山耶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見素國忠言於上曰臣

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名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誨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

勢自分矣上從之已單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

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事遂寢哥舒翰入朝得疾留京師秋七

月安祿山表請獻馬遣中使諭止之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冬十月帝如華清宮在西安府臨潼縣驪山下唐太宗所

日清華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范陽平盧河東陰蕃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

之厚欲俟上晏駕見十卷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

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為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朝討楊國忠象愕然相顧莫敢

異言於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見上卷凡十五萬反於范陽見同命賈循守范陽呂知誨守平盧見同高秀巖守

大同今山西大閱誓眾引兵而南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道名治直隸大名府望風瓦解上聞祿山已反乃召

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轉去聲首詣行在見三三上

以為然安西節度見同范陽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即東都今河南府開府庫募驍勇挑馬

安祿山反

楊國忠揚
揚有得色

唐玄宗
上海華僑書局印

華度河計日取祿山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為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短河陽橋

見三八卷 為守禦之備

遂昌尹氏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玄宗英明之主固當勵精政事幾致太平矣爰自開元之末

侈心一動喜佞樂諛融九齡而用林甫於是塞言路殺諫臣興大獄事邊功窮聚斂縱倉侈溺聲色恣遊逸事

神怪凡亡國敗家之事靡一不舉重以陳希烈楊國忠之徒交煽其禍天下雖欲不亂不可得也向使祿山不

反則是荒淫之君可以長享福祚而姦邪誤國之徒亦可以長保無虞矣上天降罰變起漁陽四海分崩兩京

覆沒凡前日謀亂之人駢首受戮影絕滅迹然後知治忽所繫毫鈔不差而小人得志未有不反其初者綱目於

祿山之反書之甚輕則見為反已久而無留難之意至于玄宗討賊之事則書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

以見武備之弛至募市人為兵其為後王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帝還京師安慶宗祿山于尚宗伏誅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見上卷使十二月以高仙芝為副元帥統諸軍

屯陝回以榮王琬為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也於陝今河

州陝州祿山陷榮陽今河南開封府榮陽縣殺其太守崔無詵私封常清與賊戰於武牢即虎牢關在開封府汜水縣

京留守李愬臣御史中丞盧弈死之高仙芝退保潼關在陝西西安河南多陷制太子監國於是上議親征

妃街上請命事遂寢可以不書矣其書之何譏聞也事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謂宰相曰逆賊橫發朕當親征且

使太子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為矣楊國忠大懼退謂三夫人見上卷曰太子素惡吾家若一旦得天下吾

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街上請命於上事遂寢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初真卿知祿山且反因

霖雨完城浚深壕濠下池也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疊文曰牒真卿將兵防河津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真

卿遣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司兵李平開道微道微道微奏之上始聞河止見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

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以財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召募

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饒陽今直隸真定府饒陽縣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祿山使

張獻誠將兵萬人圍饒陽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遷令誠數朔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令誠

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李愬盧奕死節

貴妃街上請命

顏真卿起兵討賊

請命

顏真卿起

兵討賊

請命

顏真卿起

兵討賊

請命

顏真卿起

顏果卿起兵討賊

馬燧說賈

安祿山僭

顏果卿死

入奉事遂言常清以賊搖眾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盜滅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齋救即軍中斬仙芝及常清上

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

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

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

祿山之至葦城

往迎之祿山輒賜果卿金紫

兵會從弟真卿自平原遣場盧遜

奏使帥眾受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眾賊將高邁何十年適至皆擒之

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

陽今直隸順德府盧龍永平府密雲密雲縣漁陽府薊州汲衛輝府鄴彰德府六郡而已

循見上邾城今河南汝州邾縣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見同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

免祿山欲攻潼關見上至新安

丙申十五載至德元載春正月安祿山僭號天子在上也與角逐之時異矣

聖武以達奚珣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

雖陽今河南歸德府太守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果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

履謙始馬迎賊顏果卿感相與起兵今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固非履謙之

比是以果卿書於綱目而履謙則見之分註則亦不沒其實此固輕重之權衡也

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果卿告急於太原

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果卿晝夜拒賊糧盡矢竭城

唐玄宗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顏泉卿罵安祿山

二人罵不絕口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郭子儀薦李光弼

張巡起兵討賊

張巡哭廟起兵

李善乙師顏真卿

遂陷賊執泉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泉卿至洛陽祿山數聲上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起至

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泉卿罵曰汝本營州見上牧羊羯結見上三十卷奴天子擢汝為三道見上卷二節度使恩幸無比

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五世孫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耶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

賊豕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高寡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

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鄴見上廣平今直隸鉅鹿今直隸趙今直隸上谷今直隸保定今直隸博陵今直隸文安今直隸

天府文今直隸信都今直隸等郡復為並去賊守盧全誠見上獨不從思明等圍之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

使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見上還朔方見上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見上以定河北見上郭子

儀薦光弼以為河東節度見上卷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

大破之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先是諫郡陽府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

東令張巡為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真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見四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

西至雍丘今河南開封府與費貞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貞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貢眾

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眾奄忽至城下巡使十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

陣人馬辟易驚却顏師古曰謂開張而易其本處也賊遂退明日復進城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

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傷復戰賊遂敗走軍聲大震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加顏真卿河北探

訪使真卿擊魏郡拔之先是清河今山東昌府恩縣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真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見上諸

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今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昔討賊見四

兵甲皆貽其庫竊計財足以三年原見上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疆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為腹心則

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為乎萼曰清河非力不足而借

試以策來需安全本請任我購買wwwertonghoo

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違言所為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眾以為
萼年少輕慮必無所成真卿不得已辭之萼就館復為書說真卿曰清河去逆劫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
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托將為公西面之憂敵公能無悔乎真卿大驚遂詣其館以兵
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為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兵十萬出崞口
崞山之口在山西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今直隸大名府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
太原府崞縣西南今直隸順天府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見十九卷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故曰要害

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軍勿戰不過月
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真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今山東東昌府兵五千人軍於堂邑今東

堂邑今山東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以賀蘭進明為河北招討使時北海
州太守賀蘭虜復姓進明亦起兵真卿以書召之併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真卿陳兵逆迎之相揖哭於馬上哀
動行伍進明屯平原見上城南真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赦加

進明河北招討使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敗之進拔趙郡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
明戰於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戰三
日賊疲乃退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一萬人北就思明又使牛延珣發范陽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恒陽

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擣兵夜斫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險險可以出
戰戰於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
將而降滎陽路再絕賊往來者多為官軍所獲賊眾家在滎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麗嚴莊嚴莊之曰汝教我

反以為萬全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萬金何在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真說祿山曰自古帝王
綱鑑易知錄

卷五十一 唐玄宗
三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尚莊皆佐命元勳一旦絕之諸將誰不內懼祿山即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

議棄洛陽見上走歸范陽見上計未決六月哥舒翰與賊戰於靈寶大敗賊遂入關送者何靈華之辭也常清

大敗書賊遂入關皆咎之也於是火板歸仁執翰以降則曷為不書賊之入關繫賊積書賊遂西東京哥舒

於戰敗不繫於執降也是敗也國忠責促之綱目不書執降所以重罪國忠也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

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

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人屯灊上灊水之上在陝西西安府城東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為禦賊實備翰也翰

聞之亦恐為國忠所圖乃表請灊上軍隸潼關見上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往乾祐在陝今河南河兵

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令河府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

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盛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

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國忠疑翰謀已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見二十將失機會

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猶言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今河南府靈寶縣西原高平之

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

萬登河北阜大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為備賊乘高

下木石擊殺士卒甚眾道隘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會河北軍望之亦潰獨翰與麾下百餘

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跋歸仁等執翰降賊俱送洛陽見上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

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為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於是河東今山西華陰馮平

翊今西安上洛今西安府洛南縣防禦使皆棄郡走帝出奔蜀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皆書如此其書出奔何罪無

書者非感鬼神則務聚斂也寵邊將也其所誅賞非多自開元末年書立賑飢法而後殆無一善可書所哥舒翰

下來告急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今四川成都府之策上然之以崔光遠為西京留守既久命龍武大將

明皇奔蜀

肉眼不識聖人

今四川成都府

之策

上然之

以崔光遠為

西京留守

既久

命龍武大將

軍陳玄禮整比避也六軍黎明黎黑也天將明而猶黑也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她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

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至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編米飯雜以麥豆皇孫輩事以

手樹之食之須臾而盡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

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為此也臣猶記宋璟開元為相數朔進直言天下賴以安

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為諱關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見四二嚴選嚴

也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見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

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今西安府與平縣次於馬嵬委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眾怒殺之未有書

罪宜誅也妃妾書伏誅終綱目一人而已矣明日至馬嵬破名在與平縣西驛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

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槍樂也揭其

首於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貴妃姊妹上聞喧嘩出門慰勞去聲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

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之入門倚杖傾頭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見素之前

言曰今眾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陛下速決因叩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曰貴妃

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乃命力士引貴

妃於佛堂意殺之與尸真同驛驛名玄禮等入觀之玄禮等乃免胄釋甲頓首謝罪軍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

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號國夫人亦貴妃姊妹走陳倉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縣令薛景仙誅之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明日

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為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

如且至扶風今陝西鳳翔府徐圖去就眾以為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

等願率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推為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

留太子東討賊

扶風論將士

涕泣跋也馬欲西建寧王侯謀與李輔國執鞍勅也馬諫曰逆胡犯關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殿下如

收西北邊兵臣郭李舉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西京長安 東京洛陽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

更存埽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卷見四三溫青為宛女之戀乎廣平王傲東太子之子亦勸太

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傲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十人及飛龍殿見上馬從太子諭之

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

且宣言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帝至扶風上至扶風見士卒流言卷三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今四川

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名將士諭之曰朕昏老冒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會卒從

朕不得別父母妻子爰同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編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

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供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為

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

太子至平涼今陝西平涼府帝至河池今陝西漢中府鳳縣以崔圓同平章事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賊將

孫孝哲陷長安回祿山不意上遽西幸上崔乾祐兵留潼關見上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

十人王侯將相扈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見上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垚見上俱見等皆

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均為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是賊勢大熾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賈賄為事

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臣襲范陽見上不克

回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見上留王補府守常山見上劉正臣度使將襲范陽見上未至史思

明擊敗之帝至晉安今四川保甯府劍州以房瑄管同平章事回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見上謂高力士曰

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垚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論皆謂房瑄為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

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瑋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帥與偕來，逗留不進，觀其意似有所蓄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瑋為相，陳希烈罷相。上許以均代之，均拜謝，既而不用，故均懷怏怏。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書太子即位何無所受也。真書其事，與義自見矣。初，太子至平涼，朔方

見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衣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即靈州兵食完

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今陝西都隴臨洮府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箋於

太子，會河西見同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至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游盛治宮

室，幃帳皆徹，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冕之命。傳位太子之命太子不許，第五上

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事，裴冕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

華陽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為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並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見機，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遂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同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數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

太子書即位矣，復書以太子何識遠也。馬冕之發也，留太子東討賊而已，至是制下則天下兵馬元帥命之，然則太子即位非有所受之也。明矣。綱目應書之所以示讒也。上皇至巴西，今四川成都以崔渙同平章事，章見素為左相。李泌至靈武書至何喜辭也。於是遣使召之，為不書。

兆今陝西西安府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為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斬奇。春，州府斬州後隱

唐玄宗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初，太子至平涼，朔方

見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衣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之所，靈武

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臨洮府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箋於太子，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至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游盛治宮室，幃帳皆徹，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冕之命。太子不許，第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事，裴冕為中書侍郎。

張巡擊走令狐潮

設像斬六將蒙人絀城

面中六矢不動

蠟丸達表

郭李並同平章事茅土

居潁陽見二十上自馬蹏見上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見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

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上皇至成都

見上卷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見上令狐潮見上攻雍丘見上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去聲苦如平生潮

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

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

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動城中矢盡

巡縛藁為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絕陸城下潮兵爭射石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絕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

百斫斫也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蓋兵圍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

射石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謀送之今問之乃大驚還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

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馬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

分別其眾凡胡兵悉斬之脇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以顏真卿為工部尚書初真卿

聞李光弼下井陘見上即斂軍還平原見上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見上軍事以蠟丸達表以蠟丸而置

於靈武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領河北採訪使如故并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真卿頒下諸郡又遣人

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八月以郭子儀為靈武長史李光弼為北都

留守並同平章事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軍威始盛而人人有興復之望矣光弼以景城今直隸河

河間今河間府兵五千赴太原今山西太原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見上平四海則無

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廣五丈方封諸侯受天子社之土各

其國燾以黃土其以白茅茅取其潔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黃取王者覆燾四方之義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

回說吐蕃
請助討賊

雷海清柳
樂器於地
安祿山大
索長安

皆薛景仙
之功

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向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子孫而不反矣。為今計。莫若疏也。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回說吐蕃見四八遣使請助討賊。自不容釋。觀綱目所書如此。則知天命在唐。逆賊不足平矣。上皇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回賀

蘭進明見上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重。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以為租庸使。見四二使上皇遣使奉冊。實如靈武。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免應天順人。吾復何憂。

制。自今改制。救為諾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章見素房

瑄。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初。上皇每醺宴。見上先設太常雅樂。

繼以鼓吹。胡樂。散樂。見四十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楊妃外傳。河西節度使楊欽忠獻霓裳羽衣曲。又教舞。

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在西安府城東

南四十里唐樂苑中。盛奏眾樂。梨園弟子。見四八往往獻歎。悲泣氣咽而抽息也。泣下。賊皆露刃視之。樂上雷海清不勝悲憤。擲

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以刀鋸分人之肌骨曰支解。祿山聞嚮日百姓乘前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

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

則皆走。市里聲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

能制。至是四門之外。率其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在西安府商州北。不過雲陽。地名在西安府西。不過武功。今

安府武江淮安請貢獻之蜀上之靈武。肅宗者皆自襄陽。今湖廣。取上津。今湖廣。鄖陽路。抵扶風。見上道路無壅。皆

功。薛景仙之功。見上也。九月。以廣平王叔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建甯王倓。英果有才

略。上欲以為元帥。李泌曰。建甯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甯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

何必以元帥為重。對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眾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甯大功既成。陛下雖不欲以為

元帥。亦必欲以為元帥。上曰。善。回說吐蕃遣使請助討賊。上皇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回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重。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以為租庸使。使上皇遣使奉冊。實如靈武。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免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救為諾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章見素房瑄。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初。上皇每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祿山聞嚮日百姓乘前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聲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四門之外。率其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江淮安請貢獻之蜀上之靈武。薛景仙之功。也。九月。以廣平王叔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建甯王倓。英果有才略。上欲以為元帥。李泌曰。建甯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甯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對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眾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甯大功既成。陛下雖不欲以為

元帥。亦必欲以為元帥。上曰。善。回說吐蕃遣使請助討賊。上皇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回賀蘭進明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重。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以為租庸使。使上皇遣使奉冊。實如靈武。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免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救為諾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章見素房瑄。崔渙。奉傳國寶及玉冊。詣靈武傳位。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詣洛陽。初。上皇每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祿山聞嚮日百姓乘前多盜庫物。既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間騷然。益思唐室。民間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聲為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四門之外。率其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江淮安請貢獻之蜀上之靈武。薛景仙之功。也。九月。以廣平王叔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建甯王倓。英果有才略。上欲以為元帥。李泌曰。建甯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甯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家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對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眾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甯大功既成。陛下雖不欲以為

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傲為元帥。諸將皆屬。侯聞之。謝泌曰。此固侯之心也。上

與泌出行。視也。軍軍士指之。竊語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

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既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

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侯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同羅。卷四二。叛。遣郭子儀發兵討破之。

遣使徵兵回紇。見帝如彭原。自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今陝西慶陽府甯州。侯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是庸調。見四

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至彭原。解介舍。官舍。陝隘。上與張良婦。見十五博。見六卷。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

報停。上乃潛令平。樹雞。樹雞。即木耳樹。朽則生乾。則為子。不欲有聲。良婦以是怨泌。

華陽范氏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立墟。此痛心當聽之時也。而

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寶冊至自成都。章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遂為傳襲。

羣臣固請。上不許。真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致堂胡氏曰。置璽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為皇帝。先

欲建中宮。又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吾誰欺。欺天子乎。

上以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瑄名。虚心待之。瑄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為聲。改容。由是軍國事多

謀於瑄。瑄亦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為。諸將拱手避之。上皇賜張良婦七寶鞍。李泌曰。今天下分崩。當以儉約示

人。良婦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

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梯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

於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

之間耳。良梯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殺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

天下。奈何。死。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宏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讐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

上不愧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見上卷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土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救必以為用章
妃之故見上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

致堂胡氏曰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權妒嫉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廟塗炭揆誅
王敦故事踞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情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己是以天子而擊匹夫不亦猶乎天下大物也
非器足以容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王敦見三兩京而達失河北豈非器小而然耶一卷

制諫官言
事勿自宰

制諫官言事勿自宰相德李林甫及楊天子以四海為視聽况諫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先白時
臣之常也書制諫官言事勿自宰相則前此罕乎和惠之人事多私僻慮發其姦故必先塞天子之耳目此固奸
壅蔽之失與今此革弊之得皆不言自見矣冬十月朔日食既年未年也其後無不有應者於是帝方即位
則其言此變也奈何帝於是時趣取大物而又內寵良娣外達李淑問加第五琦山南見四二等道度支見四四
已甚矣此大變所以先為之戒也至其弗悟日食再既則大咎隨之矣卷

房瑄陳濟
科之殿

使琦作權見十四卷法用以饒房瑄為招討節度使與賊戰於陳濤斜敗績房瑄喜賓客好談論多引
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見上太守賀蘭進明請行在見三三上命瑄以為御史大夫瑄以為攝
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瑄有隙且曰昔用王行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見四三今房瑄

專為迂濶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行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上由是疏之瑄請
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瑄請以李揖為司馬劉秩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叟葉落河初安祿山養同羅異契
叟落河胡語叟落丹降者八十餘人號曰

房瑄用車
戰

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林去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
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宥之待瑄如初

華陽范氏曰房瑄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疏之而猶以為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瑄以饒見疏而猶以
討賊為己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瑄而瑄任劉
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張興元節

史思明攻陷河北見上諸郡饒陽禪皮將張興死之史思明陷河間景城俱見上又使其將攻平原見上顏

張興說史
思明

李泌料敵

以兩軍繫
將

真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

見上博平卷

皆陷之。進圍信都。

見上烏承恩以城降。饒陽卷

裨將也。張

興力舉十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耶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思

如父子。羣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與兵指關。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凶逆。乃北面為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於幕。莫。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為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怒。鋸

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思明還博陵。見上回紇。見上遣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一月。與郭子儀合擊。同羅。見上

破之。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回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

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張忠志。阿史那承

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見上出井陘。見上郭子儀自馮翊。見上入河東。見上則思明忠志。不敢離

范陽常山。俱見上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赦子儀。勿取華陰。見上

卷使兩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之道常通。陸下軍於扶風。見上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

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

度大使。並傍。依也。塞。齊止出。與光弼南北犄角。見上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

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甯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僕於上。得展臣子之效。

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張巡。見上移軍寧

陵。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與賊將楊朝忠戰。大破之。于闐。同寘。見上王勝將兵入援。回勝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

千入援。上嘉之。以為殿中監。

八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一

唐紀

安慶緒殺
祿山

殺建甯王
倓

肅宗皇帝名亨玄宗太子因祿山之亂即位於靈武在位七年壽五十二歲而崩。帝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

丁酉 肅宗二年大書唐宗皇帝景雲二年正始也於是而大書曰肅宗皇帝至德二載恒也其不

月上皇以李麟同平章事命崔圓赴彭原見上卷

緒殺祿山不書賊之也故太子臨事謀殺奉安慶緒書殺祿山史朝義

復覩物又病疽性益躁暴左右使令平小不如意動加箠或有時而殺之嚴莊雖貴用事亦不免箠

李緒兒被捷尤多左右人不自保既而嬖妾生子慶恩欲以代慶緒慶緒懼莊謂之曰事有不得已者時不可失

慶緒從之又謂緒兒曰汝不行大事死無日矣緒兒亦許諾莊與慶緒夜持兵立帳外緒兒持刀直入帳中斫

刀斬祿山腹遂死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為太子襲偽號然後發喪殺建甯王倓

而下有此書肅宗之聞李輔國本飛龍飛龍廐見小兒粗閑書計上季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

如此唐之興復幸矣哉李輔國本飛龍飛龍廐見小兒粗閑書計上季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

寵陰附之建甯王倓數於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俟恨不得為元帥見上卷謀害廣平王見同上怒賜侯

死於是廣平王倓內懼謀去輔國及良娣泌曰王不見建甯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娣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為

致堂胡氏曰肅宗為太子厄於林甫二十年其憤難免困多矣親見其父惑於宮女聽讒殺子曾不知戒方在播

越巨寇猶存已釁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無自而有興復之理也

帝如保定今陝西平涼府涇州賊將尹子奇寇睢陽張巡入睢陽與許遠拒却之安慶緒以子奇為河南節度使子

奇以兵十三萬起趨睢陽見上許遠告急於張巡自甯陵見上引兵入睢陽巡有兵三千人與遠兵合合六千

八百人賊悉眾逼城巡督勵將士晝夜苦戰一日或二十合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餘人殺士卒二萬餘眾氣自

倍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公請為遠戰自是之後遠但調去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

郭子儀平河東

事有大小緩急之序四人所見不約而同

明皇遣中使張巡走尹子奇

張巡擊走尹子奇

刺蒿為矢

郭子儀清渠之敗

已戰蘭善盡一出於巡賊遂夜遁鳳翔郭子儀平河東見上卷賊將崔乾佑敗走鳳翔郡今陝西二月帝至鳳翔鳳翔郡今陝西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俱見四九西域兵皆會江淮庸調見上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眾並塞見上東北取范陽上曰朕切於晨昏見同上卷溫清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致堂胡氏曰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舍上皇而西行矣今大計未就復念晨昏棄遠敵而不用則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然此計非獨李泌言之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四人所見蓋不約而同也果卿既不幸敗死而肅宗復不能用二人之謀惜哉

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見上賊備署官多矣不書書守范陽何恨泌策之不行也泌之回慶緒以史思明為范陽節度使先是安祿山得兩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資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回三月裴冕章見素罷徵苗晉卿為左相今廣東韶州府曲江縣文獻公張九齡見二卷上皇思張九齡之先見見四九為去之流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回尹子奇復寇睢陽張巡擊走之回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見上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勲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會明日賊入合

兵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免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備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若濫反城中無所見遂解甲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將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十餘人巡欲射石子奇而不識剗上韋蒿為矢去者喜謂巡文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回夏四月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與賊戰於清溝敗績回初關內見四二節度使王思禮軍武功見上卷賊安守忠等攻之兵馬使郭英

又戰不利思禮退兵扶風見上卷賊游兵至大河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

又戰不利思禮退兵扶風見上卷賊游兵至大河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

又戰不利思禮退兵扶風見上卷賊游兵至大河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

又戰不利思禮退兵扶風見上卷賊游兵至大河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

又戰不利思禮退兵扶風見上卷賊游兵至大河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

又戰不利思禮退兵扶風見上卷賊游兵至大河關去鳳翔五十里鳳翔大駭上以子儀為司空副元帥子儀將